

中潮大革改在

中国作家协会
湖北分会文学院 编
李建纲 等著

海峡文艺出版社

在改革大潮中

— • —

中国作家协会湖北分会文学院编

— • —

李建纲著

海峡文艺出版社

在改革大潮中
作协湖北分会文学院编
李建纲等著

*

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福州得贵巷27号)

湖北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 5.6 13 千字

1990年5月第1版

1990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500

ISBN7-80534-245-8

I · 222 定价：2.20元

目 录

撑 天

——襄樊市粮食局壮歌 李建纲 (1)

人与水

—— 鄖阳地区水利局不平凡的人们 思 敏 (20)

经纬之歌

——访十堰市棉纺厂 沈 稼 (34)

咬定青山

——湖北制药厂“鄂药”精神形象纪实 ... 雪 塘 (47)

—— 鄖阳有个王宏家 郑 因 (62)

织造心灵的诗篇

——湖北化纤厂思想政治工作集锦 雪 塘 (72)

在希望的田野上

—— 鄖阳地区农机公司的前进步伐 野 墨 (87)

—— 中国“厨房革命”的急先锋 冯兆鸿 许超荣 (97)

—— “小特区”升起一颗明星 朱大明 王世春 (107)

—— 倾斜中的哲理 江 逊 (121)

近朱者赤

- 湖北十堰市汽车改装厂纪实 江 遵 (136)
产品“美容师”
——记东方红印刷公司 印 文 (149)
一曲显示中华民族气概的凯歌
——记我国第一个光纤通讯基地的崛起 ... 吴衍盛 (153)
起飞的轨迹
——来自湖北郧县汽配一厂的报道 心 鸣 (163)
奋进歌 王阴雨 (173)

撑 天

——襄樊市粮食局壮歌

李建纲

襄樊是个动人情怀的地方。那儿有古老的襄阳城、美丽的夫人城、令人崇敬的隆中诸葛卧龙武侯祠等，无一不令人神往，令人留连。

然而这一次吸引我到襄樊去的，却不是这些地方，而是那里的已经名闻全国的襄樊市粮食局。

这正是1989年热烘烘的初夏时节，列车行驶在湖北大平原上，从车窗上望出去，极目所见，一片无际的麦田，在明炎夏日阳光下，那耀眼的金黄，把我们的车厢都染出无数金色的光斑。风从车窗上吹来，带着一股股田野的气息，一股股成熟了的麦粒和麦杆的气息，干爽、浓郁、清香，令人陶然欲醉。我这个城市中人，对于庄稼的知识，实在缺乏，多亏了三年干校生涯，才使我分清了麦苗和韭菜。据我看来，眼前这遍地小麦，比当年我们干校种的小麦要好得多了。穗大，粒满，杆壮，密密地整齐地铺展开去，铺展开去。而我们那时候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种出的麦子，套用一句古诗，就是“草盛麦苗稀”，或者如我们当时所用一句时髦语言：“收不到稻（麦）子收稻（麦）草，收不到稻（麦）草收思想。”我们那时候主要是为了收思想。而现在，我们大家却是要认

认真真，扎扎实实生产粮食。

襄樊市包括随州、河口、枣阳三市和襄阳、宜城、南漳、谷城、保康五县，是镶嵌在鄂西北明山秀水间的一块宝地，现有耕地复种面积1100万亩，其中麦田就有530至550万亩，是小麦主要产区，可以说湖北乃至全国粮仓之一。每年要调出20多亿斤粮食支援两广、云南、宁夏、陕西、山西等地。三国以来，襄樊就是兵家必争之地。这因有军事地理上之重要意义，如古书云“跨连荆豫，控扼南北”，地势十分险要。然水丰土美，盛产粮食，“其险足固，其土足食”，可以养兵养民也是必争的原因之一。

这么一个天然粮仓，到了1949年解放前夕，它的粮食产量却衰落到历史上少有的程度，跟公元前我国战国中晚期的产量不相上下。

“就从这一点来说，国民党也必败！”襄樊市粮食局党委书记、56岁的冯黎觉同志对我说，“民以食为天嘛！解放后，党和政府花大力气抓农业，抓粮食，土改以后，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，继之以现代生产要素的投入，大搞化肥，大搞机械化，大搞农田水利建设，变冬闲为冬忙。确实是大搞哩！所以从襄樊地区来说，粮食生产发展得较快，单产不断提高。事情就怕不实事求是，后来我们就走了弯路，大跃进呀，放卫星呀，又是农业学大寨，粮食上纲要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最终还是没上去！”

没有想到，这位一年倒有大半年在乡下奔走，经常和农民打交道，长年受着大地泥土和满天阳光的洗礼的粮食局党委书记，皮肤倒是那样白净，穿着一身五六十年代流行的干

部服，每一个扭扣都注意扣好，略染白霜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。两只眼睛透过厚厚的近视眼镜神情专注地看着人。他说话的声音深沉有力，带着深厚的感情。我一边听他讲话，一边心里判断这个人。这显然是个知识分子型的老干部，我的这种判断并不单从外表，而是那种气质。这是一个思想周密，自奉谨严，善于思考而且一旦考虑成熟，就百折不挠认真去干的人。后来我在局里听到上上下下的干部们说到他，都有一个同样的意思：冯书记会出点子、有魄力，是个开拓型的领导干部！这几年襄樊市粮食局的工作上得到省、市领导的表扬，下得到广大农民的赞许，与他的领导是分不开的，去年襄樊市评选优秀领导干部，他得票最多！

冯黎党是1985年从市财办调到市粮食局任党委书记的。上任伊始，迎头就遇上一件大不愉快的事。那是第二年的开春，襄樊市召开财贸战线表彰先进大会，粮食系统由冯黎党带队，出席会议的代表有100多人。参加会议的代表有100多人。参加会议的代表有100多人。参加表彰大会，当然人人精神抖擞；喜上眉梢，作好了接受上级表扬和称赞的思想准备。市委领导在讲话中，一口气表扬了财贸系统一个又一个先进单位，赞扬这些单位为振兴襄樊所做的努力和贡献。粮食系统的百来位代表喜滋滋地竖起耳朵，要听领导对自己系统的表扬，然而听到末了，该表扬的都表扬了，却独独不提粮食系统，表扬时不提，一个“但是”之后，开始批评某些单位了，头一个就提出了粮食系统，而且大提特提，批评粮食部门没有好好地支援农业，没有好好地为农业服务，甚至有坑农的行为，农民意见很大……

本来是准备好接受表扬的，却兜头盖脸受了一顿批评，

100多位代表的脸上抹不开，情绪急转直下，个个象受旱的禾苗，低头搭脑。

按说，冯黎觉刚刚接手粮食局，还没有正儿八经地开展工作，上级对于粮食局以前工作的批评，与他无关。我们甚至可以说，这种批评对他本人还有某种好处。我们不是没有见过这样的领导人，他到一个单位掌权之后，为了树立自己的形象和威望，就把前任的工作说得一无是处，拼命否定……冯黎觉可不是这样的人，他以他的行动证实了他的实事求是和光明磊落。当时他的脑海里闪过这样一个念头：决不能让这人数众多的代表带着这种灰败的情绪回单位去，把这种情绪传染开去，势必影响工作。当表彰大会结束之后，他把粮食部门的全体代表留下来，好好地又开了一天会。他精神饱满，谈笑风生，把大家的情绪都调动起来，他让人们知道干工作既会受表扬，也会受批评，受了表扬乘胜前进，受了批评就接受教训，总结经验，清醒头脑，变压力为动力，开拓出一个新的工作局面来。他头头是道地讲了近几年来粮食职工风里雨里泥里水里，为收购粮食所付出的辛劳和所取得的成绩。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分田到户，收购粮食由对2万生产队，变成对94万农户，工作量增加40倍，再加上农民积极性提高，粮食增产，使粮食职工工作十分紧张，在这种情况下一年25—30亿斤粮食我们大家收购起来了，这就是成绩……在场的代表们看到这位党委书记虽然新来乍到，可倒像个“老粮食”似的，对他们的工作如此了如指掌，说的话又如此贴心，他们的心情变好了，高高兴兴回到单位。回去之后，冯黎觉又在组织职工学习中央一号文件的基础上，实事

求是地总结了近几年粮食部门支农的八条经验和成效，上报市委，市委予以肯定，立刻转发，这大大地鼓舞了粮食系统的职工。有些职工私下里互相说，这位新来的冯书记是个好头儿，跟着他干有劲头，做出成绩来不会埋没的。

但同样是这个头儿，同样在学习中央文件时；在大家受到市委文件的肯定变得陶陶然时，却板了面孔，神情严肃地向大家提出了问题：对照中央文件，对照上级领导对我们的要求，我们的工作究竟做得怎么样？支农支得尽心不尽心？为农业服务，服务得周到不周到？市委为什么要批评我们，批评得有理没理？有根据没根据？最重要的是，为什么农民们对我们的工作越来越不满？说我们买粮食的人简直象是买棺材，脸子难看，农民卖粮食象卖老鼠药，要不住地喊、叫、求！同志们哪！我们是专门做农民的工作的，是为他们服务的，如果他们对我们不满，不配合我们的工作，我们的工作能做好吗？

一个又一个问题摆在面前，好沉重，好有力，好尖锐，好厉害！书记显然动了感情，厚厚的近视镜片在每一个人的脸上照射：这些问题不容回避，必须回答！但是，怎么回答？粮食系统每一个职工都在反思。是啊，回答这些问题可不容易，大家的脸上不免泛起一点尴尬的红潮……

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，粮食统购统销；对于粮食部门的职工来说，那时候事情好办，收购点设得少，粮食也就那么多，不费什么大劲就能完成任务。可是三中全会以后，分田到户，责任承包，大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，粮食生产多了，出现从未有过的丰收，农民卖粮的积极性和迫切性都加

强了。不用说，粮食职工的工作量和劳动量也大大加重了，于是，有些职工就不耐烦了。于是，城市人在国营菜场、粮店、百货公司、副食店、餐馆等等这些直接为人民服务的场所，所惯常见到的那种不为人民服务的尊贵高傲、居高临下的，横眉冷对的，厚此薄彼的种种姿态和表情，也一风吹到农村，开始出现在咱们某些粮食收购者的身上了。

有这样的事情：

卖粮的队伍排了一里长，毒日当头，连个遮阳的地方都没有，农民个个一身臭汗，嗓子眼里干得冒烟，心急火燎，眼巴巴盼着收购员快点收购，可收购员慢条斯理，一会叫拖到这边来，一会叫搬到那边去，忽然来了自己的亲戚——他二叔，拖过来！插队？就插在你前头了，么样？哟，村长来了？快到这儿来，先收你的，又插队？又插队么样？今天收完他们的就下班了，这么热的天我们要洗澡，其余的明天收！明天收，说得容易，这就是说其余的卖粮人就得在粮站外头露宿一夜，啃干粮，喝塘水，喂蚊子。

也有这样的事情：

一车晒得干爽，扬得干净的黄澄澄小麦，够得上一级标准，可是看看卖粮人，不认识，又土眉土眼不会来事，于是喊一声：“三级！”

“这么好的粮食么样打三级？”

“三级就是三级，听我的还是听你的？不卖拉回去！下一个！”

来了熟人的粮，一抓一手土渣，可是香烟递过来，眉眼递过去，附耳低言道：“他二叔，这粮我给你打一级，就味

吧？”

农民一肚子气，没法说，于是编顺口溜道：“群众卖粮等几天，干部卖粮一根烟，有关系的打一级，没关系的压价钱，亲朋来了优先验，平头百姓干瞪眼！”

除了这干瞪眼之外，还有：“天不怕，地不怕，就怕验质员一句话！”

于是，更有了这样的事情：

随州市石佛粮站，正是收粮紧张时刻，大量的卖粮农民拥挤在大门外边，而收粮员在大门里边，叫一个，进一个，不叫不准进。农民在外边急得直跺脚，因为眼看要变天了。忽然一阵狂风起，暴雨随之而至，农民们着了慌，人淋了雨会生病，麦子淋了雨要发霉！恳求到院里去，先避避雨，可是收粮员们只把自己的亲友叫进去，其余人即使已经进了门的也用力推出来，咣当一声把大门关死了。这时候农民们象暴风雨一样愤怒了，“我们是来卖公粮给国家呀，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？”有人便喊：“砸开他的门！”振臂一呼，动手便砸，那门其实也经不得一砸，三两下便开了，被暴雨浇得火冒三丈的农民们，一不做二不休，冲了进去，红着眼睛看见磅秤啦，钱柜啦，知道那是不能砸的，就逮住粮站人吃饭的锅碗瓢盆，砸了个稀巴烂，吼叫着说：“你们叫我们吃不成饭，你们也别想吃！”

冯黎觉不但知道这些事情，他还知道其它一些事情，他尤其知道有些粮食部门的职工，已经不把这些当回事。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想法：一个夏天，要从94万农户手中一秤一秤地收上十几亿公斤粮食，累得心里直冒火，哪还能摆出个好

态度！再说农民嘛，无知无识，你心慈手软，他就跟你纠缠不休……冯黎觉觉得，如果不改变这种对工作的态度和对农民的看法，粮食工作依然很难做好。重要的问题是加强对职工队伍的政治思想工作，提高职工队伍的素质，牢固树立粮食工作就是为农业、为农民服务的工作的思想。他把这当做他开始粮食工作的第一件头等大事，和党委委员们反复讨论研究，冯黎觉发现委员们跟他的想法完全一致，有一位多年从事粮食工作的“老粮食”痛心地说：“农民是我们的衣食父母，没有他们哪有我们？可是我们忘记了这个道理，我们得罪了农民！”大家一致认为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，从党委一班人做起，迅速扭转粮食干部在农民眼中的形象，密切粮食职工与农民的手足关系。那正是夏季粮食收购即将开始的时候，他们召开了全市粮食干部服务农业动员大会。冯黎觉的近视眼镜在满会场上熠熠闪光，连坐在最后排的人都认为书记正注视着他。所有参加会议的干部们都感到了这个会议气氛不同。他们安静而专注地听着冯黎觉那深刻而有力的讲话，许多人做着记录。其实这位书记在会上的讲话，有许多已经在会下，在平时同职工们个别交谈中说到了：

民以食为天，食从哪里来？是从我们粮食局来的吗？不是，是从农民手里来的，我们粮食系统的25000名职工，是靠了三市五县的600万农民种出粮食来，才有工作干，才有饭吃的。所以我很赞成这样的说法：农民是我们的衣食父母！那么我们对于使我们有工作干、有饭吃、有衣穿的父母，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？是热爱他们，全心全意为他们服务，还是冷淡他们，甚至坑害他们呢？

现在，坑害农民的事不但有，而且有的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，什么假化肥，假农药，伪劣种子，成吨成吨地以高价卖给农民，使得成百上千亩土地出不了苗，结不了子，使得不少农户倾家荡产，这能容忍吗？这种见利忘义的愚蠢无耻的坑农行为，归根到底是坑害了国家，坑害了我们自己！农民收不了粮食，我们都莫想吃饭！

就襄樊市的三市五县来说，这样严重的坑农的事，还没有发生过，我们总还算有良心。可是我们的工作做得怎么样？执行政策有没有偏差？这大家心里有数，有的收人情粮，后门粮，关系粮，有的压级压价。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农民种粮积极性高了，粮食打得多了，本是高兴的事情，可又是发愁的事情，愁就愁难过我们这一关，卖粮难，存粮难……

现在，有些农民宁可去建筑队，去跑生意，也不愿种粮食了，不是有这样的顺口溜吗：种粮食不如种经济（作物），种经济不如做生意。不少农民都在减少粮田。这原因有多种，可是，一些人的坑农行为，我们粮食部门工作中的偏差，挫伤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，也不能不说原因是之一。

说起来，我们国家粮食生产的前景可并不令人乐观。我们的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，耕种面积不到15亿亩，而且还在逐年下降，从1978年到1985年，我们的耕地减少了2527万亩；农作物的播种面积则减少9717万亩，而粮食的播种面积更减少了17.613万亩。土地减少了，人口却不断增加。现在，我国人均消费粮是美国的 $1/4$ ，苏联的 $1/2$ 。随着土地的减少和人口的增加，这个比例也许还有变化，有人预测，到了下世纪20年代，中国一旦形成人口三大高峰（总人口、劳动年龄

人口、老年人口)，总人口达到或突破15亿，我们将面临一个人的饭三个人吃的局面。我们搞粮食工作的人，在粮食这个问题上，应该先天下之忧而忧！

当然，我们这些人，解决不了诸如土地减少、人口增加这些大问题，但是，我们完全可以做到通过我们的工作，通过我们好好地为农业服务，而使现有的土地得到充分的利用，使现有的农民稳定在土地上，安心乐意种粮食。

为农业服务是我们粮食工作者的根本宗旨，既然农民是我们的衣食父母，我们就要象热爱父母那样热爱农民，象尊敬父母那样尊敬农民，象服侍父母那样服侍农民。我们要为农民提供最好的服务，不仅是服务在产后，在收购粮食上大开方便之门，而且要服务到产前、产中，要为农民解决粮油生产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困难。我们要和农民一道来生产粮食。今后，我们的工作做的好坏，标准就是农民是否满意！

.....

我们不能更多引述冯黎觉的话了，否则本文将成为这位书记的讲话稿了。冯黎觉会上讲，会下讲，进行他所谓的宣传鼓动。他很重视宣传鼓动，真理不宣传也没有人知道。他争取了报纸、广播、电视等都来替他宣传，宣传粮食系统服务农业的好人好事。他本人还是襄樊市文联的名誉主席，利用文艺进行宣传更是少不了的。

粮食系统的职工至今还记得这位书记上任的三把火，第二把火颇为惊人，他组织了一个千人调查团，一个百人调查团，百人调查团面向城镇，调查城镇居民对粮油供应的意见和要求；千人调查团则浩浩荡荡奔赴农村，象燕子归来般散

入 户 户 农 家。农 家 传 出 了 久 别 重 逢 的 亲 大 般 的 谈 笑 声。其 中 也 有 插 曲，因 为 这 调 查 团 成 员 之 中，不 仅 有 平 时 服 务 农 民 好 的，与 农 民 关 系 融 治 的 先 进 分 子，也 有 曾 经 卡 过 农 民 得 罪 过 农 民 的 哥 们。农 民 看 到 他 们 不 免 心 怀 疑 虑：又 找 什 么 盆 子 来 了？不 料 这 些 人 一 进 门 就 脸 红 红 的 叫 爹 爹 婆 婆 嫂 子 兄 弟，就 检 讨 赔 礼 道 歉。农 民 们 一 下 子 就 感 动 得 不 得 了。有 什 么 意 见？有 什 么 要 求？农 民 的 要 求 都 不 高，别 让 咱 们 卖 粮 一 等 等 几 天，家 里 的 活 误 不 起，如 今 不 是 说 时 间 就 是 金 钱 吗？别 闭 着 眼 压 级 压 价，咱 给 国 家 交 好 粮，你 就 给 咱 个 好 价 钱，要 不 然，咱 明 着 良 心 往 粮 食 里 掺 点 黄 砂 白 石 子，城 里 人 吃 得 磕 了 牙，不 也 对 你 们 有 意 见 吗？是 不 是 这 个 理 儿 同 志？那 同 志 就 连 连 点 头“是 是 是”，老 老 实 实 往 本 子 上 记。农 民 说 着 说 着 声 音 也 变 了，说 你 们 同 志 也 辛 苦，刮 风 下 雨 的 在 农 村 里 跑，鞋 又 不 是 公 家 发 的，一 秤 一 秤 收 粮 食，还 不 是 为 国 为 民？还 有 上 了 年 纪 的，就 想 起 当 年 那 些 与 农 民 贴 心 贴 肉 的 老 八 路 和 土 改 工 作 队 来 了。

冯 黎 觉 一 个 一 个 听 取 汇 报，在 他 的 本 子 上 记 下 了 上 千 条 的 意 见，他 一 条 一 条 地 研 究，归 纳 总 结，有 针 对 性 地 制 定 出 了 支 农 的 具 体 措 施 和 规 定，并 且 指 出：在 服 务 农 业 上，防 止 只 讲 经 济 效 益，忽 视 社 会 效 益，如 果 为 农 民 服 务 得 不 好，即 使 经 济 指 标 搞 上 去 了，也 要 扣 奖！

这 次 调 查 并 不 是 唯 一 的 一 次，其 后 还 有 形 式 各 异 的 调 查，比 如 在 农 民 中 聘 请 质 价 监 督 员，监 督 粮 站 的 工 作，比 如 鼓 励 农 民 对 于 粮 食 收 购 人 员 中 有 违 反 政 策 以 及 收 人 情 粮、关 系 粮 等 不 正 之 风 进 行 检 举 揭 发，情 况 属 实 者，对 检 举 揭 发 人 给 以

25到50元的奖金。这个数字，对当时大多数农民来说，可不是无足轻重的。

这种作法一年年延续下来，颇见成效。热爱农民，热情为农民服务在各个粮站已经蔚然成风，全市1100多个粮站和收购网点都做到了“十有”：农民卖粮渴了有水喝，饿了有饭吃，下雨有雨具，晒粮有场地，补袋有针线，小病有人医……“农民是我们的衣食父母”的大红标语，贴在各个粮站显眼的位置。于是，动人的故事纷纷传来。

宜城县岛口粮站，卖粮车排得整整齐齐，车主人们在树荫下歇凉、抽烟、喝水、搊风，轻松得很。而验质员王合发一手拿选筛，一手拿插样器，浑身汗漉漉地在太阳下一车一车地检验粮车。过去验粮是验质员坐在凉棚下，农民一个跟一个把粮车拖到跟前。王合发认为这不符合为农民服务的精神，他来了一个改革，宁肯他一个人辛苦，让农民好好休息。有位小王熟识的干部，卖粮从来都是一不排队，二要定个上等级别，可此刻一看，车队排得整整齐齐的，小王只顾顺车往前走过去，插队太显眼，他也只好排上了队。等小王检验到他的车时，按标准打了三级，这位干部不满意了：“我这麦子往年不卖一级也至少要打个二级，怎么会三级？”王合发说：“这麦子要是一般农民的，我只打三级，是你家的，当然也只能打三级，往年开后门收人情粮、关系粮不对，现在改革了嘛，老象往年一样还能进步吗？”干部发了脾气，一向总是他教育农民，现在这个比农民高不了一篾片的小小验质员却来教育他，岂有此理，说道：“我卖了这么多年粮，还没见过象你这样的人！”赌气要把粮食拉走，不卖了。王合